

江南撤退記

(四)

●王中原(現任世界新聞專科學校教授)

抵達馬尾完成整編

我在三部澳休息三天期間，幾乎每天都和牛若望在一起暢論今古大事。牛若望的知識領域很廣，他對任何問題都很深入，獨到。可惜第四天我便得隨二三八師離開三部澳開拔到馬尾，否則，以牛若望的淵博，我將有更多的收穫。

二三八師將前往馬尾接受整編的那天清晨，海潮正漲，耳邊一片驚濤拍岸之聲，島上霧氣瀰漫。十尺之外，只見人影幢幢，集合號聲響徹晨空。我匆匆跑到牛若望主教住處向他辭行，他豁然而又堅定地說，「我有直覺，深信我們一定會再見的」。旋即揮手作別。

十五年後，我真的在臺北又見到了牛若望主教。那時，他擔任天主教臺北區主教。我們不預期地邂逅於一處公共集會場所，僅寒喧數語，他即被人簇擁驅車離去。此後遂未再有交往。多年後，突聞他因創辦鳴遠英語專科學校失敗，涉及財務糾紛，盛名之累下，羅馬教廷把他調離臺灣教區，從此不知所終。說來令人悵惘無已！

且說我們師生隨着徐有成將軍的部隊離開三

都澳，徒步行軍六十里，當日下午抵達馬尾之後，徐師長即偕同眷屬及重要幕僚，搭乘輪船到福州參加編遣會議去了。據說接受整編的正規軍與地方團隊，及憲警單位，共有五十四個番號之多，總人數在十萬人以上。部隊散處馬尾市內郊外一帶。我們一時失去照顧，只有夾雜在師部眷屬中，住進一處破敗不堪的小型造船廠內。馬尾位於閩江口，是我國造船的大本營，也是著名的戰略要地。晚清時代，張佩綸因受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推薦，以左副都御史會辦福建軍務，駐節馬尾，朝夕督練北洋艦隊，時未久，即遭法國艦隊攻擊，張佩綸倉惶應戰，一經接觸，北洋艦隊即告土崩瓦解，張佩綸帶罪回京，幾遭不測。

我們抵達馬尾的時候，梅雨季已過，每日炎陽高照，燥熱難當。部隊整編期間，徐師長有成將軍會找我商量，如果我們師生同意的話，他準備把我們全部編為政工隊員，這樣，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地投入編制以內，成為正式軍人。

我召集全體同學徵求他們的同意，在別無選擇的情形下，大家只有全部參加。

我把我們的意願告訴徐師長，徐師長即刻下

條子給軍需單位，發給我們每人軍服、軍毯、以及一切必要的裝備。我和另外兩位老師，徐師長各授以少校軍階，其餘同學，一律以中尉任用。不久，整編完成，二三八師保持原有番號，編入七十三軍建制。七十三軍軍長即是在霞浦槍斃縣長的那位以嗜殺聞名的李天霞。那時，他正駐防平潭，特下令著二三八師駐防長樂。一個月後，又下令改駐福清。福清是一個漁港小縣。環境清幽，我們駐在一所中學裏，日常無事三五成羣地徜徉於海濱港口，生活至為快樂。

我們在福清只住了三十幾天。一天午夜，當地土共會同地方保安隊和警察，裏應外合地包圍住這所中學，師直屬部隊倉促應戰，二三八師司令部始在警衛營的掩護下撤退到十里外的海口。然後召集散佈福清四週駐防的各團，徵集民船直駛平潭與軍部會合。在福清期間，七十三軍軍長李天霞曾蒞臨福清作首次視察訓話。

跳舞將軍猶自酣歌

他集合二三八師所屬部隊，在我們所居住的中學操場裏，豪氣萬千地說：

「我就是李天霞；李天霞就是我。我作戰的方式，是站在那裏，守在那裏；守在那裏，死在那裏；我作戰的原則，要死就死在各位的前頭，要活就活在各位的後頭……」李天霞軍長的一番豪氣干雲的「名言」，當時確令士氣振奮。四十年後的今天，猶令我清楚地記得他所說的每一個字。可惜，平潭一戰，李天霞逃得無影無踪，「要死就死在各位前頭……」的豪言，竟然變成爲可恥的謊言！這是後話，暫且丟開不提。

李天霞傲岸自負的訓話之後，繼之接受徐師長的款宴，晚宴完畢，李天霞豪興未減，他建議徐師長舉行一場舞會。於是選定福州中央銀行二樓大禮堂爲舞場，邀集軍官眷屬和全體女性政工隊員作舞伴；師部少校以上軍官都可參加。並邀請當地縣長、議長、警察局長、中學校長等携眷赴此「盛」會。美其名曰「軍民聯歡晚會」。

那時共軍已攻佔福州。閩江口砲聲隆隆，攻擊箭頭行將指向長樂、福清。而福清的淪陷，只是早晚之間。但是，酷愛跳舞的李天霞軍長，其在蘇北與共軍作戰之時，即以「跳舞將軍」聞名一時。他的口號是「作戰不忘跳舞，跳舞不忘作戰。」爲此，南京立法院曾向國防部提出質詢，全國各大報紙亦曾派遣記者，進入蘇北戰地訪問李天霞。李天霞猶強辯「作戰歸作戰，跳舞歸跳舞。兩者並行，並無不可。」此項謬論，一經報紙發表，全國輿論爲之譁然！果然，蘇北不久即告失陷，參謀總長顧祝同主張將他依軍法治罪，由於李天霞有僉濟時撐腰，不但未受到懲罰，並且還繼續擔任七十三軍軍長。大陸之失敗，原因

固多不勝數，而同類相援，軍法不彰，亦爲重要原因之一。

那時，當東南戰場一敗塗地，七十三軍已退到海之一角，再退一步即無死所的時候，李天霞老毛病又發，猶不忘在痛苦的前面作樂，別人的感受我無法知悉，而我的感受却爲之痛苦不已。

我原不想在國破家亡的時刻湊此熱鬧，但徐師長命我率領全體女隊員參加舞會，我又不能置之不理。在別無選擇下，只有遵命行事。

當我領着二三十名女隊員進入舞會場所之際，但見舞場中燈光奪目，音樂盈耳，被邀參加的外賓和師部少校以上的軍官以及其眷屬，早已「塞」滿全場，只待李天霞的駕臨。不一會兒，在一聲口令「大家起立」敬禮」的高喊聲中，李天霞掛着中將軍階，滿面春風地由徐師長陪同進入舞場，又在一聲「大家鼓掌歡迎我們勞苦功高的李天霞將軍」的口令下，大家興奮地響起一陣掌聲。李天霞軍長遊目傲視全場，領首作要人狀後緩緩坐下。接着是徐師長作簡單的歡迎詞，並於致詞完畢介紹地方首長與李天霞見面，一陣繁複禮節後，李天霞起立致詞，內容仍是在蘇北對新聞記者所說的那一套「作戰歸作戰，跳舞歸跳舞」的老辭。

李天霞是江蘇寶山人，黃埔軍校三期畢業。雖然他官至中將，但他那一口近似上海話的鄉音却一點都未改變。除了少數人能聽懂他的話外，大多數人對他所說的冗長而又枯燥的寶山話了無所知。那時正是炎夏六月，場內熱如蒸籠。聽完李軍長滔滔不絕的寶山話後，全場「舞」客，無

不大汗淋漓、如釋重負。這時，中央銀行福清分行的經理林楚望有鑒於氣溫太高，適時地命令他的總務人員拿來百餘把圓形的白紙團扇，每人分得一把，對驅熱雖無太大效果，但也聊勝於無。

獨坐一隅填詞寄慨

在一陣由民間借來的打擊樂器高奏國歌之後，李天霞領頭手攬着徐師長的夫人下場跳開場舞，徐師長則與其他所有外賓以及被邀而來的師部軍官，亦紛紛尋找舞伴下場「聯歡」。這次舞會中的女性舞伴，除了二三八師政工隊女隊員以及部份年輕眷屬之外，還有數十名中學女生參加。那是透過中學校長物色而來的。因此所有「舞客」都無向隅的遺憾。縱觀全場，只有我一個人獨坐牆角一隅，痛苦地在爲這場可恥的舞會作着憑弔式的傷感！我不經意地取出鋼筆，在白紙團扇上寫下了我的感觸，我寫的是：

山河沉淪，名城破碎，三千里吳頭楚尾，一夜間被紅潮席卷，儘管大軍潰敗如摧枯拉朽，小民淚眼搶地呼天。但是，在閩江之一隅，在海口之一邊，在敵人攻擊箭頭指向下，大地瀰漫起一片硝煙，猶見將軍嗜舞，不忘享樂於痛苦之前。樂聲響，燈光妍，將軍手搭美人肩，但見脚下狐步起，溫柔鄉裏，將軍、如癡、如醉！祖國啊！你為何沉淪，河山啊！你為何破碎。

殊不料，我那寫在白紙團扇上的塗鴉之作，於不經意間，轉到他人之手，紛起爭相傳閱，好事者將這把團扇送給李天霞觀看，李即時命令音樂停止。

「這是誰的大作？」他怒容滿面地環顧全場大聲責問。

此時全場悄然無聲，緊張的氣氛令人窒息。

「怎麼哪？敢寫不敢承認呀！」李天霞冰霜滿面的說：「勇敢承認的我可以不追究。但一經我查出來，我就不客氣的要殺人了！」

這時徐師長一看情形不對，急忙向李天霞轉圖說：

「請軍長不要為這件小事生氣，你跳過去，由我來調查這些字是誰寫的好不好？」

「好！」李天霞說：「你給我這個人查出來，非槍斃他不可。」

徐師長見李天霞給他面子，馬上一面招呼樂隊奏起樂來，大家繼續跳舞，一面直衝我而來，使我嚇出一身冷汗。待他走到我的面前，一招手，要我跟他出去說話。我們走到禮堂走廊。徐師長停了下來。

「你好的膽子！」徐師長開門見山地說：「這個禍可闖大了。你可知道李軍長嗜殺成性，如果讓他知道是你在諷刺他，他不會饒你的。現在，我們不必浪費口舌，你馬上回去睡覺，不要讓李軍長查出是你闖的禍，免得不可收拾。」

翌日一早，徐師長送走了李天霞軍長，我由一位師部李參謀口裏，打聽到我離開舞場後的情形。

據李參謀說，在舞會結束前，李天霞曾問過徐師長查到寫字的人沒有？徐師長說可能是參加舞會的當地女學生所為。礙於軍民的和睦，不便深究。李天霞也就順勢表示不追究了。舉行過舞會的第四天，共軍會同地方保安隊圍攻師部，迫使我們退到平潭依軍部而居。

平潭是一個腰子形的小島，人口約一萬人。方圓不足二十公里。所有住民，除了少數遠赴南洋各地經商外，餘下的全是靠海為生的漁民。

二三八師司令部，駐於平潭中部國大代表林蔭的堡壘式的莊院裏。距離軍部約十公里。全島防務由二三八師全部負責。實際上，七十三軍除新編來的二三八師外，軍部只有一個警衛營，以及一些直屬小部隊。兵力薄弱得可憐，但是李天霞就憑這一點「本錢」在這方寸大的小島上，作威作福，動輒殺人。尤其殘忍的，當地百姓稍有不當，即處以活埋之刑。軍部政工隊女性隊員只要被他看中，很少能逃過他的魔掌。因此，不論是當地百姓或是軍部僚屬，無不對他畏之如虎。

有一名士兵因站在街頭麵攤吃麵，李天霞經過路見，一時看不順眼，即命隨行衛士當場把這名士兵槍斃，另一名女性政工隊員，亦因與一名上尉軍官在一棵樹下閒話家常，李天霞認為他們有間諜嫌疑。結果這一對無辜的青年男女，也遭到伏屍當場的噩運。有關李天霞在平潭造的孽，真可謂屈指難數。

共軍竹筏搶灘來犯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間。一個颶風的日子，海峽波浪洶湧。拂曉時分，海灘負責站崗哨的士兵，突見一層又一層的海浪上面，漂浮着數以千計的三角形竹筏，正在訝異之時，復發現每個竹筏上，都臥著四五個身着黃色軍服的共軍。他機警地對空連放三槍向海防部隊示警。那是預先約定的訊號，當時守海防的連長，迅即把「有敵來攻」的消息以電話報告營長，並請求支援。當然，營長亦即時向團長報告。不五分鐘，徐師長已獲知此一緊急情況。他深具作戰經驗，不慌不忙地先行報告十里外的李天霞，接着下達作戰命令給師預備隊楊明輝團長，要他即刻增援第一線，接着他一面下令師部非戰鬥人員和眷屬準備隨時撤退，一面要參謀長率領參二和參三部門的參謀羣隨着他趕赴前線設立作戰指揮所。

據戰後負責作戰的一位參三主任參謀相告，他隨徐師長一到西海岸前線，即發現正面約一千公尺的海面上，有數不清的三角形竹筏，順着颶風衝向海岸，部分共軍已經接近海岸，正在海灘作強行登陸的爬行射擊。二三八師海防部隊以逸待勞地在防禦工事中，瞄準來敵射擊。一時槍聲、迫擊砲聲、指揮官的口令聲，不絕於耳的響徹雲霄，眼着一波波的搶灘共軍像螞蟻似地倒在血泊之中，使得黃色沙灘，在一剎那間變成一片紅色！如此大約經過兩個小時，共軍的攻勢受到頓挫，第一波搶灘共軍約千餘人，大半數退回海上。

這時，徐師長命指揮所電台與軍長李天霞連絡，並準備向他報告戰況，但歷經一個多小時，

始終無法與軍部電台取得連絡，後派一參謀騎自行車到軍部去查看究竟，結果，發現李天霞早於兩小時前，已經搭乘着預先準備好的一艘三千餘噸商船，向馬祖方向溜得無影無蹤了！

退到東陽決心死守

當夜，風雨稍弱，凌晨三時，共軍又作第二波的強烈攻擊，並且由左右兩側以鉗形攻勢夾擊，徐師長乃命令一直未用的師預備隊分頭迎擊。可惜，來攻之敵太多，且在風濤怒吼的黑夜中，射擊目標根本無法看見。致使一部份共軍竄入陸地，造成兵法所謂的，前不能顧後，後不能顧前；左不能顧右，右不能顧左的局面。在彈藥兩缺，進退失據的惡劣情況下，徐師長只有命令全師後撤，退到距離平潭本島不足一公里的一個名叫東陽島的小島上，并令電台轉知師部另一副師長率領非戰鬥人員及眷屬立刻撤離到東陽島與作戰指揮所會合。渡海工具則利用徵用而來的當地漁船。

當二三八師被迫撤離西海岸之後，不久共軍高飛部隊即在無阻礙的情勢之下順利登陸并結集，旋即佔領全島。迨至二三八師渡過不足一公里的海峽進入東陽島，剛用過午餐，即聽到共軍司令員高飛親自用喊話器對東陽島二三八師官兵喊話。他以極溫和的語氣要求徐師長無條件投降。高飛說，他已經命令「伙食服務員」準備佳餚美酒、白米飯，等待二三八師弟兄過海同進晚餐，餐後各憑志願，「留營或返鄉」俱可。當高飛一番勸降的甜言蜜語說完後，繼之他又聲色俱厲地

下達最後通牒說，他的優待只限於下午三時前有效，逾時，他將以二十門山砲夷平東陽島。此時，已是下午一時十分，距離高飛所限的下午三時，只剩下不足二小時了。

徐師長不愧是忠貞軍人的模範，他立即召集全師連級以上的主管，宣佈他個人誓死不妥協、不投降的決心。但是爲了人道和良心，他並不強制任何一個官兵陪他一起殉職。

當徐師長宣佈過他的意思之後，幾乎所有的軍官，都異口同聲流著熱淚說，願意和他禍福相同、生死與共！這是多麼了不起的人格感召！此時隨著二三八師同行的國大代表林蔭淚流滿面地向徐師長深深地一鞠躬。

「徐將軍！」林蔭神情激動地說：「我真榮幸在此戰亂中，能够認識中國最偉大軍事將領。請接受我最誠摯的感謝和敬意。」

林蔭代表向徐師長致敬，原是極平常的反應，但說「感謝」却令人費解。嗣後我們在臺灣見面，我曾把我的疑惑向他請教，經他詳細回答後，我纔恍然大悟。

原來攻擊平潭的共軍司令員高飛，也是平潭人，他早年與林蔭不但是同鄉好友，且爲海上輪船同事，後因其項利益分配不均，而各走極端，從此由好友變成敵人。而高林兩族，亦因之積不相容而時起衝突。高飛於年前曾致函林蔭，聲言他將於短時間內攻佔平潭，發誓屆時將屠殺林氏全族。因此，當高飛率部攻佔平潭後，在向二三八師招降時，當時徐師長如果屈膝降敵，則林蔭必遭殺身之禍。幸而徐師長忠貞不二，纔能使他

倖免於難。不過，他雖逃出生天，但他的族人，却遭到高飛殘酷的殺戮和折磨，這是在有生之年，永難磨滅的內疚，和痛心疾首的負擔。

巡弋軍艦拯救出險

正當徐師長所率領的二三八師決心在東陽島等候最後的噩運來臨的時候。忽然一聲高亢汽笛的鳴聲，我們發現海峽出口處駛進一條掛有青天白日國旗的兵艦，鼓浪而來。這一線生機，給全體困在小島上的官兵，帶來一陣興奮的騷動，亦給對岸的共軍司令員高飛帶來意想不到的震驚。於是高飛下令砲兵對準兵艦開砲，但迅即被兵艦上的砲火壓制下去。

徐師長見機不可失，乃派出黃姓副師長乘著漁船冒險登艦，請求讓二三八師全體官兵隨艦撤離東陽島。但艦長聲明來此的任務是例行巡弋，不是奉命前來支援撤軍。

幸經黃副師長沉痛的說：二三八師六千餘人正處於生死一髮之間，如今其自生自滅，實有違人道天和……那位艦長亦不忍，急電向臺灣東南長官公署請示如何處置，經覆「准許繳械後登艦前來臺灣」黃副師長迅即以訊號通知徐師長率領部隊登艦，徐師長即刻命令部隊依番號順序利用漁船登艦。並留下一名副參謀長在岸邊指揮監督，以維持部隊良好秩序。我們十分幸運，被分配隨師部人員作第一梯次登艦。

當十餘隻漁船在大風吹襲下，剛要接近兵艦時，共軍砲兵又企圖以砲火阻止我們登艦，但旋被兵艦發出的砲火所壓制。（未完）